

歷 史 與 空 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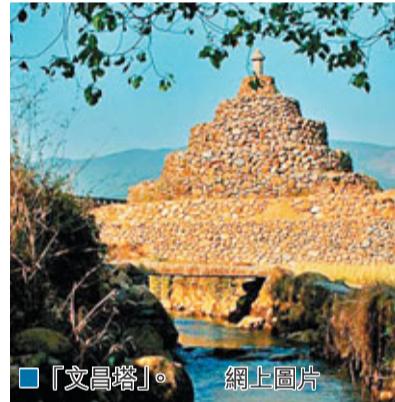
「原汁原味」的唐宋古村落

—訪閩南長泰馬洋溪畔的山重村

在 閩南長泰縣東南方與廈門毗鄰的縣境之內，有一條長達三十多公里的縣內溪流「馬洋溪」。這是一條流經巖怪石，峭壁嶙峋的自然生態非常雄奇險美的山區溪流。所以整個馬洋溪流域，已經被開闢為台灣海峽西岸的一個很有特色的國家級森林公園。而在馬洋溪的上游源頭，又有一個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千年古村莊「山重村」。這個村莊建於唐朝末年，至今仍然保存了原來的風貌。在當今城鎮化，現代化的世界大潮中，能夠「原汁原味」的保留唐宋古村落的文化遺產，真是難能可貴。

在山重村的入口處，是一條環繞全村的清澈小溪，一群鵝鴨在溪水中悠閒地嬉戲遊樂。我們首先感到，這裡是一派毫無塵世污染的田園風光。特別是在村口，可以看見由石縫中分別生長的兩株千年古樟樹和榕樹，盤根錯節，綠葉垂鬚；彷彿是兩位慈祥的老人正向遊人訴說這山重村千年非凡的歷史。

原來山重村的開基始祖是一位中原漢族兵家名將薛武惠。他是跟隨「開漳聖王」陳元光南下入閩，在閩南漳州地區平定動亂，開疆拓土，建功立業的。唐高宗總章二年（669年），當時正在福建漳州地區經略戰局的陳元光，就是派他身邊的「行軍總管使」薛武惠到長泰駐守馬洋溪的山重地區。因山重地勢險要，乃兵家必爭之地，而薛武惠駐守山



■「文昌塔」。網上圖片

重村以後，不久烽火平息，地方安定。於是薛武惠從此舉家定居山重，闢建村落，繁衍後代。這就成為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山重古村。我們現在所見的山重村的人口結構，幾乎絕大部分是姓薛的，他們都是唐朝薛武惠傳下的後代。

由村口的兩株古樟和古榕入村，經過小街小巷，彎彎曲曲，彷彿進入了一個古代村落的「迷宮」。如果沒有導遊帶領，我們進入了村子簡直走不出來。也許當初山重村的開基始祖薛武惠是個軍事指揮家，所以他設計建造的村莊，簡直就像一個奇妙的兵家營地。各條街巷都經過巧妙的佈局和設計。所以山重村歷經千百年來，人民都能安居樂業，社會安定和諧。據說在明朝嘉靖年間，日本「倭寇」侵犯我國東南沿海的時候，也曾侵入山重，就是打不進去，最後還是在山重人民的奮勇反擊之後，終於趕走了倭寇，保衛了家園。

山重村的街巷，一般寬度只有二米左右，路面都是用鵝卵石砌成。我們從城市來的人，在這鵝卵石的路上行走，覺得有點「刺腳」，當然沒有大城市裡面的柏油馬路那麼平坦舒服。但導遊小姐非常風趣地解說：「別看這古代鵝卵石的街道，走路不大舒服，但這種小石會刺激行人腳底神經，對心血管的疾病有一定的療效，也是一種很好的保健鍛煉！」大家聽了都笑逐顏開，頓時覺得全身輕鬆，走路也更有勁了。

山重村舊街巷的房屋，也都是原來鵝卵石的土磚牆的結構，一般都只有一層，很少樓房。廁所豬舍都連在一起。其他家禽和家畜的飼養，也都和人的居住宿舍連在一起。少數較富裕的人家才有樓房的建築，但也只有二層樓。

在山重村的一塊平地上，有一座建築最大的薛氏祠堂，這就是祭祀薛武惠開基始祖以至歷代所有薛氏

列祖列宗的祖廟。如今在台灣所有薛姓同胞，也都是從山重村遷移過去的。據台灣薛氏族譜記載，在清初順治十一年，也就是南明永曆8年（西元1654年），山重村的薛姓族人薛進攜妻子林氏一娘和長子，跟隨鄭成功收復台灣的移民潮，移居到了台灣。當年他們在台灣定居的地方，現屬於台灣高雄縣的茄萣鄉。所以薛玉進也被台灣的薛氏族人尊奉為「開台始祖」。至今已傳十四代，人口數千戶，萬餘人（比現在山重村的人口還要多。）因為山重村本村的人口，年年都有外遷，實際上留在本村的人口並不多。而台灣的薛姓族人，永遠不忘大陸山重村的祖根地，他們經常組團回到山重村祭祖，而山重村的薛氏祠堂也就成為海峽兩岸薛氏宗親共同膜拜祭祀的祖廟。

在山重村入村的溪邊，我們還看見了一座宋代保存至今的佛塔。這也是用鵝卵石疊成的圓錐形台階式的石塔，距今約有八百年的歷史。塔共有6層，塔頂為石柱形的「筆尖」，當地又稱為「文昌塔」。過去村裡的一些青少年，也會來這裡向「文昌塔」膜拜許願，希望自己能夠讀書上進，「榮宗耀祖」。

現在的山重村，行政面積為52平方公里，共轄11個自然村，總人口四千多人。除了薛姓居民最多之外，其次就是姓林的居民。所以薛林二姓，是現在山重村的基本人口結構。隨着改革開放以來，山重村的青年人也多半在家鄉待不住了，紛紛外出經商打工。他們也都有外出的「幫派」，主要分成「西安幫」、「上海幫」和「南寧幫」。但是他們很團結，能互通資訊，互相幫助。這些外出經商打工的青年人，每年節假日，一般也都回家鄉



■山重村的街巷，鵝卵石的路面。

和親人團聚。有的人和外地的姑娘結了婚，也能一同回到福建拜見父母和親友。也有的青年在外地事業有成，便在外地安家落戶，成為城市裡的新居民。這也就成為中國當代人口結構改變的一個「縮影」。山重村的農村人口向各大城市的遷移，反映了當代中國人口結構轉變的一個大趨勢。

山重村最有趣的一個地方風俗是「賽大豬」。每年的正月初八，全村每一家都要把自己養得一隻最大的豬，抬出來參加全村比賽。誰的豬最大最重就稱為「豬王」，也就是「冠軍豬」，全村都要熱鬧慶祝，鼓樂花炮齊鳴，共賀國泰民安，豐收快樂。據說這種風俗已經流行了一千多年，也是唐朝始祖薛武惠建村時所設計宣導的。這是一種鼓勵農民發展生產，勤勞致富的優良傳統，後來也就成為山重村的一種頗有特色的民間風俗，所以能夠一直流傳到現在。山重村現在也年年都要舉辦這種「賽大豬」的活動，而且這種活動，隨着山重村移民到台灣，同時也把這種風俗移到台灣去了。現在台灣高雄縣茄萣鄉的居民，也照樣年年都要舉辦這種「賽大豬」的活動。每年正月初八，海峽兩岸的薛氏宗親，同時鑼鼓喧天，互相呼應，非常熱鬧。

閩南山重村，現在已經成為海峽兩岸的一個旅遊熱點。最近中國住建部和旅遊局共同把閩南山重村評選為一個國家級的「特色旅遊村」。

文 藝 天 地

浮 城 誌

短 戲

唸哲學的孫龍

年月如水般流逝，我還是忘不了唸哲學系時認識的孫龍。

孫龍長着一副讀書人臉，架着眼鏡的鼻樑大而直卻無明星偶像般的高挺，鏡片下的雙眸深邃，電光藏而不露；上下兩片唇厚薄勻稱，平時緊抿着像是也在沉思。讓我羨慕不已的是，對比於我臉上滿是暗瘡後的疙瘩和淡影，孫龍的臉卻是白皙的，雖然有點乾燥，卻顯得比系裡的眾人都要瀟灑和斯文，給人很不俗的第一觀感。後來相處下來，我總說他是個英俊的蘇格拉底：論文寫得不勤，卻愛將哲學討論掛在嘴邊，又特別熱衷於反對定見。

和這刻室內的微冷相似，當年我和孫龍坐進了一家涼沁的食肆。食肆是不允許吸煙的，「No Smoking」海報般到處張貼。在和我共享一份套餐後，孫龍卻從夾衣裡掏出一根煙，大模大樣地點火，吐霧吞雲。一旁的侍應如條件反射地上來勸止，孫龍不睬也不理，依然故我地深吻煙嘴，放出灰色的晚霞。侍應倒也沒太上心，只不溫不火地勸着，孫龍卻突然辯說：「知道德勒茲嗎？只有『差異』，分分秒秒皆殊，動作並無『連貫』可言，如何能有現在進行式的-ing呢？我未smoking，這是個根本的問題。」

「可是，smoking是noun啊！」侍應生意外地清醒。

孫龍一愣，徐又說出：「有聽過德希達嗎？文字符碼，會『延異』，意義永遠不確定，名詞可當成動詞。」他微微一笑，在紙巾上撲熄煙頭，起身就朝店外走去，旋起的路塵他視若無睹。

那頓飯，孫龍有付錢。沒有付錢的事，發生在半年之後。

夏日炎炎，孫龍與我躲進商場避暑。電器店冷氣籠罩，空調前的錦條珊瑚似地律動，釘上笑容的售貨員穿着鴨綠色的庸俗外衣，一台收音機前垂着「惡意破壞，照價賠償」的牌子——我放任眼睛讀入各種情景，卻無意讓腦袋讀出什麼意義，直到我訝異於眼前一幕：孫龍竟舉起收音機，狠命摔在地上！登時，零件飛脫，外殼凹陷，好端端一件商品報銷。

腳步聲如瀉了一地的彈珠滾動不止，急促地朝孫龍所站位置聚來。一個職員詢問「發生什麼事了」，一個連連叫孫龍「冷靜點」，一個已忙不迭提

出孫龍賠償損失。孫龍抿嘴一笑，說道：「你們怎判斷我是『惡意破壞』呢？不能說我是出於『善意』嗎？人心的善惡，你們拿得準麼？善惡又是否絕對？」一連串的提問後，孫龍背着手，昂首而去，眾職員呆若復活島上巨石群，如劉備空見徐庶隱入林中，都沒吱聲。

孫龍就是這麼一個人。有人說他古怪，有人認同他身體力行，哲人風範存焉。

室內微涼。我偶遇穿着「百老匯電器」制服的孫龍。仍然是七三分界的過時髮型、多年前的那副眼鏡，鏡片下，垂着張敬軒式的眼袋，鬚根露而未藏，搞笑裡，一張臉刻滿滌滌。

他認得出我，招呼我過去。

在說畢「不意能碰上你」一類寒暄的話後，沉默漸次在煩惱的西洋菜南街滋長。店內播的一首曲終了，另一首的前奏有節拍地響起。沒話找話，我說：「這音樂很好聽，是林一峰嗎？」

「不，是林峯……」

「衛斯，聽我說，人應該結婚——『美滿的婚姻使人幸福，不美滿的，不可造就哲學家麼？』」孫龍苦笑，「可是，我沒錢，沒女人。」

無話可答。

「衛斯，」打破新的沉默，孫龍沒頭沒腦問我，「那幾張被芒克或者黃銳偷走的紙，你知道後來怎麼了嗎？」

「什麼？」我甚至沒聽過他提的人名。

「你也許不知道。」孫龍的雙目圓睜似鐘，倏忽間，竟放出兩道淚光，「——它們仍在哭泣。」

凜冷。空調繼續吐着綢緞。西洋菜街喧喧嚷嚷。

LED燈早上晚上做着同樣的工。不准吸煙。照價賠償。我想到德勒茲。我想到德希達。而我想，我或會上網找詮哲學的孫龍所說的黃銳和芒克。

或許，我不必。



■夜晚的霓虹

■文：廖楚強

■熱點時評

■文：陳科科

Skyfall

年過半百的特工系列，此作別有意義。特工題材年年幾套，能夠打出江山的有麥迪文《Jason Bourne》一至三集(新的一集易了角，我不算在內了)、有湯告魯斯翻撻舊劇的《Mission:Impossible》、有里安納遜的《Taken》一、二集……橋段當中有為私事復出，有被上司設局陷害，有失憶，有退役，而且，都有感情線。感情線在老派特工電影中是唔型的，不羈瀟灑打不死才對嘛！而這樣的原型，就是來自占士邦。

但2006年再來的占士邦，卻有感情線，這是大勢所趨，又順應了大勢後的確有了生機，不知是戲紅人還是人紅戲，事前不被看好的Daniel Craig都片約不斷，互有帶挈。第一集的reboot《Casino Royale》是很Jason Bourne的，一口氣四處跑跳碰，對付敵人也是肉搏多於亂槍(都射得中)，我們見到占士邦真正甩脫老套，有下指令的M，有老而彌堅的Q，卻沒有神采。

直至Skyfall。

占士邦一直有慣例，即使故事離題萬丈，還是盡量用Ian Fleming原著小說的名字做片名。Skyfall卻是原創，也不是中譯名稱中的「天凶城」——像Adele主唱的主題曲裡面說Skyfall is where we start。今次電影由占士邦假死開始，同時凸顯了M為任務犧牲特工的狠，這亦種下了今集的禍根，反派不是之前提及的邪惡組織，而是一個被犧牲來換取六條人命的特工Raoul Silva，那特工還是九七前在香港服務！M說，犧牲他給內地政府交差，才得以順利過渡回歸。於是熟悉MI6的Silva要來討債，翻天覆地就為了取M的命。與此同時假死的占士邦一度酗酒，成為了跟惡搞版本的凌凌漆(周星馳那個)般處處不合格，M還是叫他去賣命，因為只有他是M可以推心置腹。

戲中多處表現新舊交替、老派的不合時宜，例如Q換上了個宅男，不是在實驗室內展示產品(後來者Christopher Nolan分明用Lucius Fox為蝙蝠俠做武器來致敬)，而是在藝術館相會。他也自謔沒炮彈原子筆之類的老派想法，只有一柄認得占士邦掌紋的槍，以及無線電。

MI6總部因循程序移師到邱吉爾年代的防空洞內，也遭到對手算出來。

MI6也被政府質疑存在價值，耗費公帑，暗裡保護大眾但又明顯危害大眾，M被迫受到公眾質詢，說了一番老派的核心價值。M在占士邦掩護下逃亡，換乘一架收藏好的銀色Aston Martin DB-5(後來還真的從車頭燈彈出機關槍，Old School！)，而此時，戲的氣氛突然復古——隨着經典的音樂響起，M跟占士邦遠走到蘇格蘭，占士邦的故鄉Skyfall。

高潮戲將歷代零零七深入敵陣的玩法倒轉，反攻為守，好整以暇，占士邦與老僕以及M固守陣地，等候Silva來襲，是有意思的創新！既暗場交帶老特工的孤兒過去(似乎挺富有)，又為M鋪陳了最後的戰役，真正的為系列重新定位——既有現代粗野的占士邦形象，又有復古的英式作風，不讓Jason Bourne、Mission Impossible的大美國風格入侵，以及舊有物語的重新登場，包括原來從前線退下的Miss Moneypenny，新M的秘書。全片的真正邦女郎M也告退，換回退役老兵。五十年後，系列竟然變得跟舊的差不多。全片缺陷不少，尤其那個看來像維園花燈節的「澳門」，真叫人滴汗，但獨有氛圍卻為電影提味。拍人文電影多的Sam Mendes，也令戲內不少場面由慣常的緊張變成美，其中以上海大樓上在LED光幕前的對戰剪影最酷。而Daniel Craig比前兩作更瀟灑的是，在火車卡頂空降到另一車卡時，不是第一時間拔槍或拔腿，而是整理西裝袖口。這就是此英派特工無可替代的味道。

高潮戲將歷代零零七深入敵陣的玩法倒轉，反攻為守，好整以暇，占士邦與老僕以及M固守陣地，等候她說「小姐，怎麼能幫到您？」時，豐容便直接問道：「我想打聽一下，這是貴店開出的票據嗎？在這座小城裡，是不是還可以找到另一家同樣的畫具店呢？」

這麼說着時，隔着櫃檯，豐容把剛從衣袋裡掏出來的那張發票遞了過去。

「沒錯，這張收據應該就是我們這裡開出的了。我們是這座小城中唯一一家專賣畫具的店舖。為什麼要打聽這些事呢？」

店主看上去不足六十歲，似乎有些納悶地問。

「我想知道在您的店舖裡，是不是還有人記得當時的那位買主？」

「唔，這可是三個月前的事了。」

店主看了看收據上寫着的日期說。

「不過，我記得，當然記得。那是從巴黎來的一位藝術家。」

當他看到了上面列出的那幾種油畫顏料的名稱時便補充着說。

「因為只有那樣的人才會選擇這種平時很少有人問津的紫色。」

「您怎麼知道是從巴黎來的呢？」

能引起這樣的話頭，豐容覺得很開心。

「開這樣的舖子，有時我也常跑巴黎。半年前我去巴黎時曾看到過畫廊裡擺着豐樸源先生的畫及有關他的簡介。他喜歡意大利僻靜山村的風景，一些連我們這些當地人都未曾注意過的美麗景色。那天我們用法語交談了很久，真是一位風趣的人。而只要曾經與他談過幾句天，誰又能忘得了呢。」

站在櫃檯前時，豐容想到三個多月前，父親有可能正是像她此刻似地站在同樣的位子，隔着櫃檯在和自己面前的這位店舖老闆說話。

「我能在這裡拍幾張相片嗎？」

從背包裡掏出相機時，豐容問。

「當然，請自便。您是哪家報社的記者吧。」

</